

【新論新探】

從蘇軾的〈記承天夜遊〉論閒適

董金裕

摘要：蘇軾被貶謫於黃州時，於宋神宗元豐六年所作的〈記承天夜遊〉，文雖簡短，但能融敘事、寫景、抒情於一爐。於精簡的敘事中清楚交代夜遊的背景，並用光影交織、動靜兼具的比擬描述月下之景，最後以兩個設問句引發思考，而以「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」，含蓄蘊藉的寄託言外之意。

本文除指出該文的寫作特色以外，進而分析作者實兼具儒家仁民愛物的理想、道家灑脫自在的胸懷、佛家圓融無礙的涵養。因而能於寫作之時，在含蓄蘊藉之中，將其忘懷世俗得失，能隨遇而安，閒逸自適的情懷，自然而然的表露出來。讓讀者於欣賞其文章的美妙之外，也能敬服其涵養的高超。

關鍵詞：蘇軾、承天寺、張懷民、黃州、閒適

壹、前言

每逢中學（包括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）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修訂之時，都會引起大家對國文科選文中，文言文與語體文比例多寡的爭論。就整體發展的情勢來看，文言文的比例明顯的已逐步大幅降低，亦即所能選用的文言文篇數也就愈來愈少了（注一）。

在愈來愈少的文言文選文中，如就個別作家而論，入選篇數最多者則非蘇軾（1037-1101）莫屬。蘇軾作品被選用為中學國文科教材的篇數，依本人曾參與編纂的版本（含國立編譯館編印的統編本與民間出版社發行的審訂本）統計，總共有六篇：

一、〈留侯論〉（北宋仁宗嘉祐六年，西元 1061）

二、〈教戰守〉策（北宋仁宗嘉祐六年，西元 1061）

三、〈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 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〉，（北宋神宗熙寧九年，西元 1076）

四、〈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〉，（北宋神宗元豐五年，西元 1082）

五、〈赤壁賦〉（北宋神宗元豐五年，西元 1082）

六、〈記承天夜遊〉（北宋神宗元豐六年，西元 1083）（注一）

在有限的文言文選文中，古典文學作家能有一篇作品被選用已屬不易，更何況竟多達六篇，可見蘇軾作品之受歡迎的程度。以上六篇蘇軾被選用為教材者有散文，有詞，有賦，前五篇或者篇幅相對較長，或者文體較特殊，所表達的思想或感情也就比較複雜，故皆被選錄為高中國文教材。相比之下，第六篇〈記承天夜遊〉不論形式或內容皆相對簡短、淺易，故被選錄為國中國文教材。雖然如此，該文最後所述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」，對其中「閑人」的「閑」字所指為何？歷來卻有不同的解讀。本文之作除紹述該文內涵以外，將進而闡發文中並未明白表述的言外之意，亦即蘇軾隨意而安，閒逸自適的心境，以見除了在文學上的傑出表現以外，其涵養之令人敬佩嘆服的一斑。

貳、〈記承天夜遊〉的內涵

為理解方便，茲先將〈記承天夜遊〉全文錄之於下：

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無與樂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尋張懷民。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何夜無月？何處無竹柏？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。

（注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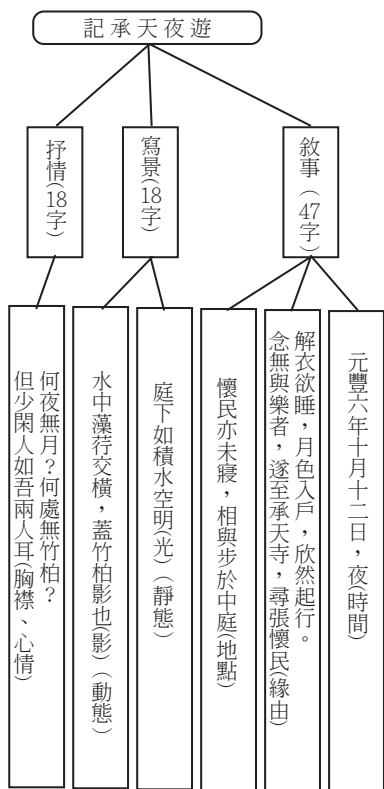
全文篇幅甚短，僅有八十三個字而已，但能言簡意賅，照顧周全，既融敘事、寫景、抒情於一爐，更隱約表露作者的平和心境。

文章先以「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戶，欣然啟行。念無與樂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尋張懷民，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」短短數句（然而卻已占了全文的一半以上），明白交代夜遊的時間、地點和緣由，讓讀者充分掌握到夜遊的背景。

接著以「積水空明」形容澄澈的月光，並以屬於靜態的「藻荇交橫」，以及帶有動態感的「竹柏影」，刻畫月光下草木搖曳生姿的景象。所寫光影交織、動靜兼具，比擬新穎而生動，呈現十分鮮明的畫面。

最後以「何夜無月？何處無竹柏？」連續兩個設問句引發思考。月色常有，竹柏亦常有，只是一般人卻被俗務纏繞牽絆，既無暇更無心欣賞其景。因而在最後以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」此蘊藉含蓄之語作結，寄託了作者的言外之意。

茲將全文結構列表如下，以便省覽：



參、〈記承天夜遊〉的言外之意—— 悠閒自在

一篇文章除了敘事、寫景之外，最重要的乃在於抒情或議論，〈記承天夜遊〉文章最後以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」總結全文，餘韻無窮，留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。由於用字甚簡，後人的解讀並不相同，主要有兩種說法。

一解為結合蘇軾與同遊者張懷民皆在貶謫之中的遭遇，認為「閑人」之「閑」乃投閒置散，空閒而無所事事，帶有自嘲、自憐，以自我寬慰的意味。

按北宋神宗熙寧、元豐年間，宋朝建立已逾百年，逐漸形成不少積弊，為消除國家的貧、弱，在宰相王安石的主導之下積極推動變法（史稱熙寧變法），但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反對，

造成新、舊黨爭。蘇軾雖然並不偏袒任何一方，對新法有贊成者，也有反對者，卻因此而兩面不討好，遭受新黨打壓，擷取其詩文中的字句，誣指他譏諷朝政，怨謗君王，而將其於元豐二年（1079）逮捕，關押在御史臺獄，飽受嚴刑逼供，意欲置之於死地。但經多方訪察，並無實據。最後幸賴多位朝中大臣上書極力營救，加上神宗愛才，蘇軾才僥倖逃過一死。總計被關押在御史台長達一百三十天，備受凌虐。因御史台又稱烏台，史稱「烏台詩案」，其實是種文字獄。蘇軾雖然倖免於死，但隨即被貶謫為黃州（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）團練副使，本州安置（限定只能在本州活動），不得簽書公事（不能過問公務），平日與其來往者數十人亦遭連累受罰。及至元豐六年，舊友張懷民（名夢得，字懷民）亦被貶謫至黃州。兩人皆被貶官，同為天涯淪落人，既屬同病相憐，且都無事可幹，故稱「閑人」。

二解為推想蘇軾與張懷民當時的心境（注四），認為「閑人」之「閑」乃胸懷坦蕩，悠閒自在，能夠隨遇而安，具有閒情逸致的意味。

按蘇軾從小就接受傳統以儒學為主的教育，及至其通過科舉考試而入仕以後，即懷抱積極用世，以期利濟生民之志向。在朝廷堅持理念，敢於直言；在地方則勤於政事，造福百姓。故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稱其：「自為舉子，至出入侍從，必以愛君為本，忠規讜論，挺挺大節，羣臣無出其右。」又於傳末「論曰」下言其「入掌書命，出典方州，器識之閎偉，議論之卓犖，文章之雄雋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，而以邁往之氣輔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達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為。至於禍患之來，節義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與氣所為也。」（注五）並稱其

所作除詩文集以外，「（其父）洵晚讀《易》，作《易傳》未究，命軾述其志。軾成《易傳》，復作《論語說》，後居海南，作《書傳》。」（注六）凡是皆可見其濡染儒學之久且深，且自有其心得體會，故所言所行往往能謹守儒者之矩矱。

另在蘇軾生長的巴蜀地區，道教頗為盛行，士民學道術的風氣甚濃，據《東坡志林》記載，蘇軾曾自言：「吾八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為師。」（注七）可見他從小即與道教有所接觸，並受影響。及長，又常與道士交往，更吸收道教內丹、養生、長生之術（注八）。也為自己取了「鐵觀道人」、「海上道人」之號。再據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記載：「比冠，博通經史，屬文日數千言，好賈誼、陸賈書。既而讀《莊子》，歎曰：『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，得吾心矣！』」（注九）可見他年輕時即對道家《莊子》之書，心有獨契（注一〇）。

巴蜀地區，除了道教以外，佛教也甚為盛行，尤其是由於蘇軾的母親程氏篤信佛教，所以他從小就接受佛教薰染，年輕時即喜歡研讀佛經。入仕以後，不論通判杭州，知密州（今山東省諸城市）、徐州（今江蘇省徐州市）、湖州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，所至輒參訪佛寺，與僧人交往。被貶至黃州之後，更以讀佛經遣日。於元豐四年（1081）在黃州城東得一坡地，躬耕其中，名之為東坡，其後更營造雪堂，自號東坡居士（注一一）。對生命的體悟更深，而具有超曠的情懷。凡此情況，皆可看出蘇軾與佛教的關係甚深。尤其是他與佛印的交往互動，更留下許多趣聞逸事，成為大家的談助，雖然未必皆為事實，但流傳甚廣，影響極大，也可由此推見蘇軾與佛家因緣之密切。

綜上所述，蘇軾的思想雖以儒家為主，但也兼融了道、佛的

成分，因此既保有儒家對仁民愛物理想的堅持；也能順應自然，超然物外，深得道家灑脫自在的胸懷；又能於困頓之時保持平常心，而有佛家圓融無礙的涵養。

因此《記承天夜遊》的結句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」中的「閑人」，不論從文字表面看來，或者從蘇軾寫作時的心境推想，若說有缺憾之意，應非為自己的遭遇抱屈，故謂其帶有自嘲、自憐的意味，以自我寬慰的可能性甚低。反而是在含蓄蘊藉之中，透露出其閒逸自適的情懷。若謂其即使有缺憾之意，也只是為世人之勞碌於俗務，缺乏閒情逸致而深感惋惜。

肆、結語

袁中道（1570-1623）於其《答蔡觀察元履》中曾說：

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，其高文大冊，人固不深愛也。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，豈復有坡公哉！（注

一一）

按袁中道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之一，在文學上主張獨抒性靈，所作以小品文為主，認為「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」，確實有所見（注一三），《記承天夜遊》即蘇軾小文小說之可愛者也。

《記承天夜遊》全文融敘事、寫景、抒情於一爐，所費筆墨不多，但敘事清楚，寫景生動，所抒發之情則含蓄不露。讀者即使不熟稔蘇軾及張懷民之遭遇，仍可感受其文之可愛之處；何況如能對兩人當時之處境有所認識，當更能體會其悠閒自在心境之彌足可貴。

早於《記承天夜遊》一年（即神宗元豐五年）寫作，同為蘇

軾名著的〈赤壁賦〉有云：

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！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；而又何羨乎！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（注一四）

就此已可充分體會當時蘇軾顯然已忘懷世俗的得失，而逍遙自在於江上之清風、山間之明月等取之不禁、用之不竭的自然景物之中。

另據蘇軾同樣作於貶謫黃州期間，居住在承天寺附近的臨泉亭時，比〈赤壁賦〉較早完成的〈臨泉閒題〉云：

江山風月，本無常主，閒者便是主人。（注一五）

言下之意，頗有自許為江山風月之主人的況味，則所謂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」中的「閑人」，顯然是指胸懷坦蕩，無所罣礙，能隨遇而安，閒逸自適的人（注一六）。（作者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·孔孟學會秘書長·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）

注釋

注一：文言文發展至今，已長達三千年以上，歷時既久，累積的作品也很多，雖經時光的淘洗，能保留下來的好作品並不少。語體文的發展則只有幾百年而已，歷時較短，

可供選用為教材的好作品相對寡少。撇開實用與否的問題，則目前文言文、語體文比例的消長，顯然頗有待斟酌。以非本文主旨所在，而且茲事體大，恕不論述。

注二：以上六篇依創作時間先後排列，篇名後括弧內所記為創作年代。

注三：蘇軾撰《東坡志林·記承天夜遊》，鄭州，大象出版社，《全宋筆記》第一編，卷一，頁三。

注四：按蘇軾當時的心境，本文將隨時論述。至於張懷民的心境，從他謫居黃州時，在寓所西南臨江之處築亭作為休憩之所，蘇軾藉宋玉〈風賦〉「快哉此風」之語，將該亭命名為「快哉亭」，蘇轍又為亭作記，名曰〈黃州快哉亭記〉，除了描述山川勝景、歷史遺事以外，更借題發揮，對張懷民的達觀處逆，表達景仰與讚美之意，曰：「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？今張君不以謫為患，竊會計（此指公務之處理）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間，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，無所不快；而況濯長江之清流，挹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，以自適也哉！」由此可以推想其坦然自在的胸懷。另按蘇轍所撰〈黃州快哉亭記〉亦曾被選錄為高中國文教材。

注五：脫脫等修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，一九五八年，頁四二七三—四二七四。

注六：脫脫等修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，頁四二七三。

注七：蘇軾撰《東坡志林·道士張易簡》，卷一，頁五五。另

蘇軾著《蘇東坡全集·後集·眾妙堂記》：「眉山道士張易簡，教小學常百人，予幼時亦與焉，居天慶觀北極院，予蓋從之三年。」臺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九月臺景印初版，上冊，頁六二二。

注八：其詳可參林語堂著，張振玉譯《蘇東坡傳》，卷三老練·第十七章瑜伽與煉丹》，天津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六月第一版，二〇〇四年二月第十三次印刷，頁二二三—二三五。

注九：脫脫等修《宋史·蘇軾列傳》，頁四二六五。

注一〇：吳楚材《評註古文觀止·後赤壁賦》云：「讀此兩賦（按指前、後〈赤壁賦〉）勝讀《南華》一部。」（按道教稱《莊子》為《南華經》或《南華真經》）所述或略嫌誇大，但可推見蘇軾對《莊子》之喜愛與體會之深。臺北，廣文書局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版，卷十一，頁一四下。

注一一：蘇轍撰《樂城後集·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》：「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公幅巾芒屨，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，築室於東坡，自號東坡居士。」臺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不著年月，頁二一七。

注一二：袁中道撰《珂雪齋前集·答蔡觀察元履》，臺北，偉文圖書出版社，一九七六年九月，頁二二九七。

注一三：其實蘇軾作品中的高文大冊自有其特色，袁中道站在小品文作家的立場，以為「其高文大冊，人固不深愛也。」所述難免有偏，不可不知。

注一四：蘇軾撰《蘇東坡全集·前集·赤壁賦》，臺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九月臺景印初版，上冊，頁

二六八。

注一五：蘇軾《東坡志林·臨泉閒題》，頁八四。按《蘇東坡全集》中之〈與范子豐書〉亦有完全相同之語句。

注一六：按蘇軾於北神宗元豐二年年底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（隔年年初始到任），至元豐七年，改為汝州（今河南省平頂山市下轄之縣級市）團練副使，計在黃州前後五年當中，生活頗為自在，也寫出很多詩文，其中即有不少傳世不朽的名篇，林語堂《蘇東坡傳》即說：「他現在所過的流浪漢式的生活，我們很難看做是一種懲處，或是官方的監禁。他享受這種生活時，他給天下寫出了四篇他筆下最精的作品。一首詞《赤壁懷古》，調寄《浪淘沙》（案應為調寄《念奴嬌》，此為林語堂誤記），也以《大江東去》著稱；兩篇月夜泛舟的《前後赤壁賦》；一篇《承天寺夜遊》。」既將〈記承天寺夜遊〉與蘇軾其它三篇名作並列，又將〈記承天寺夜遊〉單獨提出引述，說：「大約和寫這兩篇小賦（按指〈前、後赤壁賦〉）同時，蘇東坡又寫了一篇短短的月下遊記。……承天寺離臨泉亭很近。所記只是剎那間一點兒飄忽之感而已。這篇遊記現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，因其即興偶感之美，頗為人所喜愛。……這篇小品極短，但確是瞬息間快樂動人的描述。……一個人作品的風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，我們可以看出，若打算寫出寧靜欣悅，必須先有此寧靜欣悅的心境。」見林語堂著，張振玉譯《蘇東坡傳·卷三老練·第十六章赤壁賦》，頁二一八、二二一—二二二。由此可以推見〈記承天寺夜遊〉之受肯定的情形，暨蘇軾撰此文時心境的一斑。